

像繡

三

國

演

義



第四十八回 宴長江曹操賦詩 鎖戰船北軍用武

却說龐統聞言，吃了一驚，急回視其人，原來却是徐庶。統見是故人，心下方定。回顧左右無人，乃曰：『你若說破我計，可惜江南八十一州百姓，皆是你送了也！』庶笑曰：『此間八十三萬人馬，性命如何？』統曰：『元直真欲破我計耶？』庶曰：『吾感劉皇叔厚恩，未嘗忘報。曹操送死吾母，吾已說過終身不設一謀，今安肯破兄良策？只是我亦隨軍在此，兵敗之后，玉石不分，豈能免難！君當教我脫身之術，我即緘口遠避矣。』統笑曰：『元直如此高見遠識，諒此有何難哉！』庶曰：『願先生賜教。』統去徐庶耳邊略說數句。庶大喜，拜謝。龐統別却徐庶，下船自回江東。

且說徐庶當晚密使近人去各寨中暗布謠言。次日，寨中三三五五，交頭接耳而說。早有探事人報知曹操，說：『軍中傳言西涼州韓遂、馬騰謀反，殺奔許都來。』操大驚，急聚衆謀士商議曰：『吾引兵南征，心中所憂者，韓遂、馬騰耳。軍中謠言，雖未辨虛實，然不可不防。』言未畢，徐庶進曰：『庶蒙丞相收錄，恨無寸功報效。請得三千人馬，星夜往散關把住隘口。如有緊急，再行告報。』操喜曰：『若得元直去，吾無憂矣！散關之上，亦有軍兵，公統領之。目下撥三千馬步軍，命臧霸爲先鋒，星夜前去，不可稽遲。』徐庶辭了曹操，與臧霸便行。此便是龐統救徐庶之

二國海軍 第四十八回
計。后人有詩曰：

曹操征南日日憂，馬騰韓遂起戈矛。

鳳雛一語教徐庶，正似游魚脫釣鉤。

曹操自遣徐庶去后，心中稍安，遂上馬先看沿江旱寨，次看水寨。乘大船一只于中央，上建『帥』字旗號，兩傍皆列水寨，船上埋伏弓弩千張。操居于上。時建安十三年冬十一月十五日，天氣清明，平風靜浪。操令：『置酒設樂于大船之上，吾今夕欲會諸將。』天色向晚，東山月上，皎皎如同白日。長江一帶，如橫素練。操坐大船之上，左右侍御者數百人，皆錦衣綉襖，荷戈執戟。文武衆官，各依次而坐。操見南屏山色如畫，東視柴桑之境，西觀夏口之江，南望樊山，北觀烏林，四顧空闊，心中歡喜，謂衆官曰：『吾自起義兵以來，與國家除凶去害，誓願掃清四海，削平天下；所未得者江南也。今吾有百萬雄師，更賴諸公用命，何患不成功耶！收服江南之后，天下無事，與諸公共享富貴，以樂太平。』文武皆起謝曰：『願得早奏凱歌！我等終身皆賴丞相福蔭。』操大喜，命左右行酒。飲至半夜，操酒酣，遙指南岸曰：『周瑜、魯肅，不識天時！今幸有投降之人，爲彼心腹之患，此天助吾也。』荀攸曰：『丞相勿言，恐有泄漏。』操大笑曰：『座上諸公，與近侍左右，皆吾心腹之人也，言之何礙！』又指夏口曰：『劉備、諸葛亮，汝不料螻蟻之力，欲撼泰山，

何其愚耶！』顧謂諸將曰：『吾今年五十四歲矣，如得江南，竊有所喜。昔日喬公與吾至契，吾知其二女皆有國色。后不料爲孫策、周瑜所娶。吾今新構銅雀臺于漳水之上，如得江南，當娶二喬，置之臺上，以娛暮年，吾願足矣！』言罷大笑。唐人杜牧之有詩曰：

折戟沉沙鐵未消，自將磨洗認前朝。

東風不與周郎便，銅雀春深鎖二喬。

曹操正笑談間，忽聞鴉聲望南飛鳴而去。操問曰：『此鴉緣何夜鳴？』左右答曰：『鴉見月明，疑是天曉，故離樹而鳴也。』操又大笑。時操已醉，乃取槊立于船頭上，以酒奠于江中，滿飲三爵，橫槊謂諸將曰：『我持此槊，破黃巾、擒呂布、滅袁術、收袁紹，深入塞北，直抵遼東，縱橫天下：頗不負大丈夫之志也。今對此景，甚有慷慨。吾當作歌，汝等和之。』歌曰：

對酒當歌，人生幾何？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慨當以慷，憂思難忘。何以解憂？惟有杜康。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但爲君故，沉吟至今。呦呦鹿鳴，食野之蘋。我有嘉賓，鼓瑟吹笙。皎皎如月，何時可輟？憂從中來，不可斷絕。越陌度阡，枉用相存。契闊談宴，心念舊恩。月明星稀，

烏鵲南飛；繞樹三匝，無枝可依。山不厭高，水不厭深；

周公吐哺，天下歸心。

歌罷，衆和之，共皆歡笑。忽座間一人進曰：『大軍相當之際，將士用命之時，丞相何故出此不吉之言？』操視之，乃揚州刺史，沛國相人，姓劉，名馥，字元穎。馥起自合肥，創立州治，聚逃散之民，立學校，廣屯田，興治教，久事曹操，多立功績。當下操橫槊問曰：『吾言有何不吉？』馥曰：『月明星稀，烏鵲南飛；繞樹三匝，無枝可依。』此不吉之言也。』操大怒曰：『汝安敢敗吾興！』手起一槊，刺死劉馥。衆皆驚駭，遂罷宴。次日，操酒醒，懊恨不已。馥子劉熙，告請父尸歸葬。操泣曰：『吾昨因醉誤傷汝父，悔之無及。可以三公厚禮葬之。』又撥軍士護送靈柩，即日回葬。

次日，水軍都督毛玠、于禁詣帳下，請曰：『大小船只，俱已配搭連鎖停當。旌旗戰具，一一齊備。請丞相調遣，克日進兵。』操至水軍中央大戰船上坐定，喚集諸將，各各聽令。水旱二軍，俱分五色旗號，水軍中央黃旗毛玠、于禁，前軍紅旗張郃，后軍皂旗呂虔，左軍青旗文聘，右軍白旗呂通。馬步前軍紅旗徐晃，后軍皂旗李典，左軍青旗樂進，右軍白旗夏侯淵。水陸路都接應使：夏侯惇、曹洪；護衛往來監戰使：許褚、張遼。其余驍將，各依隊伍。令畢，水軍寨中發擂三通，各隊

伍戰船，分門而出。是日西北風驟起，各船拽起風帆，冲破激浪，穩如平地。北軍在船上，踴躍施勇，刺槍使刀。前后左右各軍，旗幟不雜。又有小船五十余只，往來巡警催督。操立于將臺之上，觀看調練，心中大喜，以爲必勝之法。教且收住帆幔，各依次序回寨。操升帳謂衆謀士曰：『若非天命助吾，安得鳳雛妙計？鐵索連舟，果然渡江如履平地。』程昱曰：『船皆連鎖，固是平穩。但彼若用火攻，難以回避。不可不防。』操大笑曰：『程仲德雖有遠慮，却還有見不到處。』荀攸曰：『仲德之言甚是。丞相何故笑之？』操曰：『凡用火攻，必藉風力。方今隆冬之際，但有西風北風，安有東風南風耶？吾居于西北之上，彼兵皆在南岸，彼若用火，是燒自己之兵也，吾何懼哉！若是十月小春之時，吾早已提備矣。』諸將皆拜伏曰：『丞相高見，衆人不及。』操顧諸將曰：『青、徐、燕、代之衆，不慣乘舟。今非此計，安能涉大江之險！』只見班部中二將挺身出曰：『小將雖幽、燕之人，也能乘舟。今願借巡船二十只，直至江口，奪旗鼓而還，以顯北軍亦能乘舟也。』

操視之，乃袁紹手下舊將焦觸、張南也。操曰：『汝等皆生長北方，恐乘舟不便。江南之兵，往來水上，習練精熟，汝勿輕以性命爲兒戲也。』焦觸、張南大叫曰：『如其不勝，甘受軍法！』操曰：『戰船盡已連鎖，惟有小舟。每舟可容二十人，只恐未便接戰。』觸曰：『若用大船，何足爲奇？乞付小舟二十余只，某與張南各引一半，只今日直抵江南水寨，須要奪旗折將而還。』操曰：『吾與汝二十只船，

差撥精銳軍五百人，皆長槍硬弩。到來日天明，將大寨船出到江面上，遠爲之勢。更差文聘亦領三十只巡船接應汝回。』焦觸、張南欣喜而退。次日，四更造飯，五更結束已定，早聽得水寨中擂鼓鳴金。船皆出寨，分布水面，長江一帶，青紅旗號交雜。焦觸、張南領哨船二十只，穿寨而出，望江南進發。

却說南岸隔夜聽得鼓聲喧震，遙望曹操調練水軍，探事人報知周瑜。瑜往山頂觀之，操軍已收回。次日，忽又聞鼓聲震天，軍士急登高觀望，見有小船沖波而來，飛報中軍。周瑜問帳下：『誰敢先出？』韓當、周泰二人齊出曰：『某當權爲先鋒破敵。』瑜喜，傳令各寨嚴加守御，不可輕動。韓當、周泰各引哨船五只，分左右而出。

却說焦觸、張南憑一勇之氣，飛棹小船而來。韓當獨披掩心，手執長槍，立于船頭。焦觸船先到，便命軍士亂箭望韓當船上射來。當用牌遮隔。焦觸捻長槍與韓當交鋒。當手起一槍，刺死焦觸。張南隨後大叫趕來。隔斜里周泰船出。張南挺槍立于船頭，兩邊弓矢亂射。周泰一臂挽牌，一手提刀，兩船相離七八尺，泰即飛身一躍，直躍過張南船上，手起刀落，砍張南于水中，亂殺駕舟軍士。衆船飛棹急回。韓當、周泰催船追趕，到半江中，恰與文聘船相迎。兩邊便擺定船斯殺。

却說周瑜引衆將立于山頂，遙望江水面朦朧戰船，排合江上，旗幟號帶，皆有次序。回看文聘與韓當、周泰相持，韓當、周泰奮力攻擊，文聘抵敵不住，回船

而走，韓、周二入，急催船追趕。周瑜恐二人深入重地，便將白旗招貼，令衆鳴金。二人乃揮棹而回。周瑜于山頂看隔江戰船，盡入水寨。瑜顧謂衆將曰：『江北戰船如蘆葦之密，操又多謀，當用何計以破之？』衆未及對，忽見曹軍寨中，被風吹折中央黃旗，飄入江中。瑜大笑曰：『此不祥之兆也！』正觀之際，忽狂風大作，江中波濤拍岸。一陣風過，刮起旗角于周瑜臉上拂過。瑜猛然想起一事在心，大叫一聲，往后便倒，口吐鮮血。諸將急救起時，却早不省人事。正是：一時忽笑又忽叫，難使南軍破北軍。畢竟周瑜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四十九回 七星壇諸葛祭風 三江口周瑜縱火

却說周瑜立于山頂，觀望良久，忽然望后而倒，口吐鮮血，不省人事。左右救回帳中。諸將皆來動問，盡皆愕然相顧曰：『江北百萬之衆，虎踞鯨吞。不爭都督如此，倘曹兵一至，如之奈何？』慌忙差人申報吳侯，一面求醫調治。

却說魯肅見周瑜卧病，心中憂悶，來見孔明，言周瑜卒病之事。孔明曰：『公以爲何如？』肅曰：『此乃曹操之福，江東之禍也。』孔明笑曰：『公瑾之病，亮亦能醫。』肅曰：『誠如此，則國家萬幸！』即請孔明同去看病。肅先入見周瑜。瑜以被蒙頭而卧。肅曰：『都督病勢若何？』周瑜曰：『心腹攪痛，時復昏迷。』肅曰：『曾服何藥餌？』瑜曰：『心中嘔逆，藥不能下。』肅曰：『適來去望孔明，言能醫都督之病。現在帳外，煩來醫治，何如？』瑜命請入，教左右扶起，坐于床上。孔明曰：『連日不晤君顏，何期貴體不安！』瑜曰：『人有旦夕禍福，豈能自保？』孔明笑曰：『「天有不測風雲」，人又豈能料乎？』瑜聞失色，乃作呻吟之聲。孔明曰：『都督心中似覺煩積否？』瑜曰：『然。』孔明曰：『必須用涼藥以解之。』瑜曰：『已服涼藥，全然無效。』孔明曰：『須先理其氣；氣若順，則呼吸之間，自然痊可。』瑜料孔明必知其意，乃以言挑之曰：『欲得順氣，當服何藥？』孔明笑曰：『亮有一方，便教都督氣順。』瑜曰：『願先生賜教。』孔明索紙筆，屏退左右，密書

十六字曰：

欲破曹公，宜用火攻；萬事俱備，只欠東風。

寫畢，遞與周瑜曰：『此都督病源也。』瑜見了大驚，暗思：『孔明真神人也！早已知我心事！只索以實情告之。』乃笑曰：『先生已知我病源，將用何藥治之？事在危急，望即賜教。』孔明曰：『亮雖不才，曾遇異人，傳授奇門遁甲天書，可以呼風喚雨。都督若要東南風時，可于南屏山建一臺，名曰「七星壇」：高九尺，作三層，用一百二十人，手執旗幡圍繞。亮于臺上作法，借三日三夜東南大風，助都督用兵，何如？』瑜曰：『休道三日三夜，只一夜大風，大事可成矣。只是事在目前，不可遲緩。』孔明曰：『十一月二十日甲子祭風，至二十二日丙寅風息，如何？』瑜聞言大喜，矍然而起。便傳令差五百精壯軍士，往南屏山築壇；撥一百二十人，執旗守壇，聽候使令。

孔明辭別出帳，與魯肅上馬，來南屏山相度地勢，令軍士取東南方赤土築壇。方圓二十四丈，每一層高三尺，共是九尺。下一層插二十八宿旗：東方七面青旗，按角、亢、氐、房、心、尾、箕，布蒼龍之形；北方七面皂旗，按斗、牛、女、虛、危、室、壁，作玄武之勢；西方七面白旗，按奎、婁、胃、昂、畢、觜、參，踞白虎之威；南方七面紅旗，按井、鬼、柳、星、張、翼、轸，成朱雀之狀。第二層周

圍黃旗六十四面，按六十四卦，分八位而立。上一層用四人，各人戴束發冠，穿皂羅袍，鳳衣博帶，朱履方裾。前左立一人，手執長竿，竿尖上用鷄羽爲葆，以招風信；前右立一人，手執長竿，竿上系七星號帶，以表風色；后左立一人，捧寶劍；后右立一人，捧香爐。壇下二十四人，各持旌旗、寶蓋、大戟、長戈、黃鉞、白旄、朱幡、皂纛，環繞四面。孔明于十一月二十日甲子吉辰，沐浴齋戒，身披道衣，跣足散發，來到壇前。分付魯肅曰：『子敬自往軍中相助公瑾調兵。倘亮所祈無應，不可有怪。』魯肅別去。孔明囑付守壇將士：『不許擅離方位。不許交頭接耳。不許失口亂言。不許失驚打怪。如違令者斬！』衆皆領命。孔明緩步登壇，觀瞻方位已定，焚香于爐，注水于盂，仰天暗祝。下壇入帳中少歇，令軍士更替吃飯。孔明一日上壇三次，下壇三次。却并不見有東南風。

且說周瑜請程普、魯肅一班軍官，在帳中伺候，只等東南風起，便調兵出；一面關報孫權接應。黃蓋已自準備火船二十只，船頭密布大釘；船內裝載蘆葦干柴，灌以魚油，上鋪硫黃、焰硝引火之物，各用青布油單遮蓋；船頭上插青龍牙旗，船尾各系走舸。在帳下聽候，只等周瑜號令。甘寧、闕澤窩盤蔡和、蔡中在水寨中，每日飲酒，不放一卒登岸。周圍盡是東吳軍馬，把得水泄不通。只等帳上號令下來，周瑜正在帳中坐議，探子來報：『吳侯船只離寨八十五里停泊，只等都督好音。』瑜即差魯肅遍告各部下官兵將士：『俱各收拾船只、軍器、帆櫓等物。號令一出，時

刻休違。倘有違誤，即按軍法。」衆兵將得令，一個個磨拳擦掌，準備廝殺。是日，看看近夜，天色清明，微風不動。瑜謂魯肅曰：『孔明之言謬矣。隆冬之時，怎得東南風乎？』肅曰：『吾料孔明必不謬談。』將近三更時分，忽聽風聲響，旗幡轉動。瑜出帳看時，旗脚竟飄西北，霎時間東南風大起。

瑜駭然曰：『此人有奪天地造化之法、鬼神不測之術！若留此人，乃東吳禍根也。及早殺却，免生他日之憂。』急喚帳前護軍校尉丁奉、徐盛二將：『各帶一百人。徐盛從江內去，丁奉從旱路去，都到南屏山七星壇前，休問長短，拿住諸葛亮，便行斬首，將首級來請功。』二將領命。徐盛下船，一百刀斧手蕩開棹槳；丁奉上馬，一百弓弩手各跨征駒：往南屏山來。于路正迎着東南風起。后人有詩曰：

七星壇上卧龍登，一夜東風江上騰。

不是孔明施妙計，周郎安得逞才能？

丁奉馬軍先到，見壇上執旗將士，當風而立。丁奉下馬提劍上壇，不見孔明，慌問守壇將士。答曰：『恰才下壇去了。』丁奉忙下壇尋時，徐盛船已到。二人聚于江邊。小卒報曰：『昨晚一只快船停在前面灘口。適間却見孔明披發下船，那船望上水去了。』丁奉、徐盛便分水陸兩路追襲。徐盛教拽起滿帆，搶風而使，遙望前船不遠，徐盛在船頭上高聲大叫：『軍師休去！都督有請！』只見孔明立于船尾大笑。

二國通事 第四十九回
曰：『上覆都督：好好用兵；諸葛亮暫回夏口，異日再容相見。』徐盛曰：『請暫少住，有緊話說。』孔明曰：『吾已料定都督不能容我，必來加害，預先教趙子龍來相接。將軍不必追趕。』徐盛見前船無篷，只顧趕去。看看至近，趙雲拈弓搭箭，立于船尾大叫曰：『吾乃常山趙子龍也！奉令特來接軍師。你如何來追趕？本待一箭射死你來，顯得兩家失了和氣。教你知我手段！』言訖，箭到處，射斷徐盛船上篷索。那篷墮落下水，其船便橫。趙雲却教自己船上拽起滿帆，乘順風而去。其船如飛，追之不及。岸上丁奉喚徐盛船近岸，言曰：『諸葛亮神機妙算，人不可及。更兼趙雲有萬夫不當之勇，汝知他當陽長坂時否？吾等只索回報便了。』于是二人回見周瑜，言孔明預先約趙雲迎接去了。周瑜大驚曰：『此人如此多謀，使我曉夜不安矣！』魯肅曰：『且待破曹之后，却再圖之。』

瑜從其言，喚集諸將聽令。先教甘寧：『帶了蔡中并降卒沿南岸而走，只打北軍旗號，直取烏林地面，正當曹操屯糧之所，深入軍中，舉火爲號。只留下蔡和一人，在帳下，我有用處。』第二喚太史慈分付：『你可領三千兵，直奔黃州地界，斷曹操合淝接應之兵，就逼曹兵，放火爲號；只看紅旗，便是吳侯接應兵到。』這兩隊兵最遠，先發。第三喚呂蒙領三千兵去烏林接應甘寧，焚燒曹操寨柵。第四喚凌統領三千兵，直截彝陵界首，只看烏林火起，以兵應之。第五喚董襲領三千兵，直取漢

陽，從漢川殺奔曹操寨中，看白旗接應。第六喚潘璋領三千兵，盡打白旗，往漢陽接應董襲。六隊船只各自分路去了。却令黃蓋安排火船，使小卒馳書約曹操，今夜來降。一面撥戰船四只，隨于黃蓋船后接應。第一隊領兵軍官韓當，第二隊領兵軍官周泰，第三隊領兵軍官蔣欽，第四隊領兵軍官陳武：四隊各引戰船三百只，前面各擺列火船二十只。周瑜自與程普在大艨艟上督戰，徐盛、丁奉爲左右護衛，只留魯肅共關澤及衆謀士守寨。程普見周瑜調軍有法，甚相敬服。

却說孫權差使命持兵符至，說已差陸遜爲先鋒，直抵蘄、黃地面進兵，吳侯自爲后應。瑜又差人西山放火炮，南屏山舉號旗。各各準備停當，只等黃昏舉動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劉玄德在夏口專候孔明回來，忽見一隊船到，乃是公子劉琦自來探聽消息。玄德請上敵樓坐定，說：『東南風起多時，子龍去接孔明，至今不見到，吾心甚憂。』小校遙指樊口港上：『一帆風送扁舟來到，必軍師也。』玄德與劉琦下樓迎接。須臾船到，孔明、子龍登岸。玄德大喜。問候畢，孔明曰：『且無暇告訴別事。前者所約軍馬戰船，皆已辦否？』玄德曰：『收拾久矣，只候軍師調用。』孔明便與玄德、劉琦升帳坐定，謂趙雲曰：『子龍可帶三千軍馬，渡江徑取烏林小路，揀樹木蘆葦密處埋伏。今夜四更以後，曹操必然從那條路奔走。等他軍馬過，就半中間放起火來。雖然不殺他盡絕，也殺一半。』雲曰：『烏林有兩條路：一條通南郡，一條取荊州。不知向那條路來？』孔明曰：『南郡勢迫，曹操不敢往，必來

荊州，然後大軍投許昌而去。』雲領計去了。又喚張飛曰：『翼德可領三千兵渡江，截斷彝陵這條路，去葫谷口埋伏。曹操不敢走南彝陵，必望北彝陵去。來日雨過，必然來埋鍋造飯。只看烟起，便就山邊放起火來。雖然不捉得曹操，翼德這場功料也不小。』飛領計去了。又喚糜竺、糜芳、劉封三人各駕船只，繞江剿擒敗軍，奪取器械。三人領計去了。孔明起身，謂公子劉琦曰：『武昌一望之地，最爲緊要，公子便請回，率領所部之兵，陳于岸口，操一敗必有逃來者，就而擒之，却不可輕離城郭。』劉琦便辭玄德、孔明去了。孔明謂玄德曰：『主公可于樊口屯兵，憑高而望，坐看今夜周郎成大功也。』

時雲長在側，孔明全然不睬。雲長忍耐不住，乃高聲曰：『關某自隨兄長征戰，許多年來，未嘗落后。今日逢大敵，軍師却不委用，此是何意？』孔明笑曰：『雲長勿怪！某本欲煩足下把一個最緊要的隘口，怎奈有些違礙，不敢教去。』雲長曰：『有何違礙？願即見諭。』孔明曰：『昔日曹操待足下甚厚，足下當有以報之。今日操兵敗，必走華容道。若令足下去時，必然放他過去。因此不敢教去。』雲長曰：『軍師好心多！當日曹操果是重待某，某已斬顏良，誅文丑，解白馬之圍，報過他了。今日撞見，豈肯放過！』孔明曰：『倘若放了時，却如何？』雲長曰：『願依軍法！』孔明曰：『如此，立下文書。』雲長便與了軍令狀。雲長曰：『若曹操不從那條路上來，如何？』孔明曰：『我亦與你軍令狀。』雲長大喜。孔明曰：『雲長可』

于華容小路高山之處，堆積柴草，放起一把火烟，引曹操來。』雲長曰：『曹操望見烟，知有埋伏，如何肯來？』孔明笑曰：『豈不聞兵法「虛虛實實」之論？操雖能用兵，只此可以瞞過他也。他見烟起，將謂虛張聲勢，必然投這條路來。將軍休得容情。』雲長領了將令，引關平、周倉并五百校刀手，投華容道埋伏去了。玄德曰：『吾弟義氣深重，若曹操果然投華容道去時，只恐端的放了。』孔明曰：『亮夜觀乾象，操賊未合身亡。留這人情，教雲長做了，亦是美事。』玄德曰：『先生神算，世所罕及！』孔明遂與玄德往樊口，看周瑜用兵，留孫乾、簡雍守城。

却說曹操在大寨中，與衆將商議，只等黃蓋消息。當日東南風起甚緊。程昱入告曹操曰：『今日東南風起，宜預提防。』操笑曰：『冬至一陽生，來復之時，安得無東南風？何足爲怪！』軍士忽報江東一只小船來到，說有黃蓋密書。操急喚入其人呈上書。書中訴說：『周瑜關防得緊，因此無計脫身。今有鄱陽湖新運到糧，周瑜差蓋巡哨，已有方便。好歹殺江東名將，獻首來降。只在今晚二更，船上插青龍牙旗者，即糧船也。』操大喜，遂與衆將來水寨中大船上，觀望黃蓋船到。

且說江東，天色向晚，周瑜喚出蔡和，令軍士縛倒。和叫：『無罪！』瑜曰：『汝是何等人，敢來詐降！吾今缺少福物祭旗，願借你首級。』和抵賴不過，大叫曰：『汝家闖澤、甘寧亦曾與謀！』瑜曰：『此乃吾之所使也。』蔡和悔之無及。瑜令捉至江邊皂纛旗下，奠酒燒紙，一刀斬了蔡和，用血祭旗畢，便令開船。黃蓋在

第三只火船上，獨披掩心，手提利刃，旗上大書『先鋒黃蓋。』蓋乘一天順風，望赤壁進發。是時東風大作，波浪汹涌。操在中軍遙望隔江，看看月上，照耀江水，如萬道金蛇，翻波戲浪。操迎風大笑，自以爲得志。忽一軍指說：『江南隱隱一簇帆幔，使風而來。』操憑高望之，報稱：『皆插青龍牙旗。內中有大旗，上書先鋒黃蓋名字。』操笑曰：『公覆來降，此天助我也！』來船漸近。程昱觀望良久，謂操曰：『來船必詐。且休教近寨。』操曰：『何以知之？』程昱曰：『糧在船中，船必穩重。今觀來船，輕而且浮。更兼今夜東南風甚緊，倘有詐謀，何以當之？』操省悟，便問：『誰去止之？』文聘曰：『某在水上頗熟，願請一往。』言畢，跳下小船，用手指，十數只巡船，隨文聘船出。聘立于船頭，大叫：『丞相鈞旨：南船且休近寨，就江心拋住。』衆軍齊喝：『快下了篷！』言未絕，弓弦響處，文聘被箭射中左臂，倒在船中。船上大亂，各自奔回。南船距操寨止隔二里水面。黃蓋用刀一招，前船一齊發火。火趁風威，風助火勢，船如箭發，火焰漲天。二十只火船，撞入水寨，曹寨中船中一時盡着；又被鐵環鎖住，無處逃避。隔江炮響，四下火船齊到，但見三江面上，火逐風飛，一派通紅，漫天徹地。

曹操回觀岸上營寨，幾處烟火。黃蓋跳在小船上，背后數人駕舟，冒烟突火，來尋曹操。操見勢急，方欲跳上岸，忽張遼駕一小脚船，扶操下得船時，那只大船，已自着了。張遼與十數人保護曹操，飛奔岸口。黃蓋望見穿絳紅袍者下船，料是曹